

濠河赛龙舟
◎袁德君

四十年步伐铿锵

◎苗云辉

南通,四十年的岁月,
步伐铿锵,砥砺前行。
在沿海开放的浪潮中,
绽放出辉煌的光芒。

对标苏南,科创带崛起,
绿色为基,绘就新画卷。
社会治理,奏响幸福曲,
高质量发展,秘诀尽展现。

江海交汇处,风光无限好,
江苏长江岸线,城市展妖娆。
黄金海岸与水道,相得益彰,
多重战略机遇,紧抓不放。

成功晋级“万亿城”,荣耀辉煌,
聚力打造增长极,豪情万丈。

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显著,
美丽南通,
绿色基底坚如磐石。

沿江科创,强大引擎启动,
交通区位重塑,迎来新机遇。
通江通海通上海,前景广阔,
沿江科创带,
发展之光炽热。

向海图强,谱写新篇,
突破困局,走向辉煌明天。
传统渔港蜕变,深水大港崛起,
现代化滨海新城,屹立世界。

船舶海工基地,威名远扬,
生产制造能力,举世无双。

优势产业链,蓬勃发展,
世界级集群,正在崛起扩张。

社会治理新模式,根基牢固,
一个中心统全域,号码受理。
App服务便捷,网格治理精细,
平台监管有力,市域和谐有序。

四十年风雨兼程,步伐未停,
南通的未来,将继续闪耀光明。
辉煌历程,铭记在岁月长河,
继续前行,创造更多的传奇。



在阵雨之间推水

◎明前茶

朋友老顾是从退休那年开始学习打网球的,他请了私教,上了五节入门课,就买了体育公园的年卡,那里有两个开阔的露天球场,周围植满了桂花树,秋天,飞来这里的蜜蜂都会被香气熏得打起醉拳。

然而,老顾初入球场时,找不到一个队友或对手。没人想与只上了五节速成课的人打球,来这里的人都是业余网球界的大拿,与这些倜傥又傲慢的球友相比,他的腕带和鞋子太新,球拍不够坠手,上场后有一半的时间在捡球。

一度,老顾只有去网球场西边,搬迁工厂的秃墙上打球。墙把他奋力击去的球,以各种意想不到的角度弹回来,他迈开大步,前后腾挪,将球反击回去。有时候,救球动作过于狼狈,他都能听见标准球场那里发来了一片嘘声,那嘘声中的轻蔑,令他这样好脾气的人也有点恼火,有那么一刻,他都不想继续打下去了,不就是一张年卡吗?就当白买了又能怎么样?

唯一让他坚持下来的,竟是这一大片运动场地的保安。保安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逢雨推水。只要雨后初霁,先动手用推水器将球场上的水刮干净,再用海绵吸水器将球场进一步吸干,

让露天球场迅速恢复脚感与适度的弹力,以防滑倒。

有一天,保安推了半个场子的水,气喘吁吁地正拄着推水器歇息,老顾从旁路过,主动提出要来帮他推水。保安不好意思地说:“您瞧,今天的天阴得很,谁晓得下一波云会不会又带来雨水。推水很有可能是白费力气。老板叫干,我也很无奈,哪好意思劳您动手。”

老顾笑道:“你看,我玩骑行、跑步、打球,都是为了锻炼身体,推水也可以帮人微微出汗,心率加速,不是一样起到锻炼效果吗?”

自打这天起,老顾就义务承担了网球场的推水任务。秋天,雨后的满月低垂,月亮比春天显得大而朦胧,似乎微微含着忧伤。月光下的球网上挂满了亮晶晶的水珠,饱含难以言诉的情绪;冬天,偶尔可看到桂花树上的雾凇,毛茸茸的晶体那么透亮和逼真,而网球场就像下了一场密密的霜雪,使用推水器时,会刮出一小堆疏松的冰晶来,归拢到球场外,太阳升起来后就会化成一小摊水。推水前后,这种轻微又直入人心的触动,很难与人言说。

有一天,老顾刚推完水,就见网球好手老冯和小张执拍而

入,谁想,他们才对打了15分钟,阵雨又下来了。老冯和小张狂奔到保安室外面的廊檐下避雨,在那里,他们撞上了同样从秃墙那里跑来避雨的老顾。

不知为什么,老冯有点不好意思,这是他多次在这里遇上义务推水员了,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老顾的行为让很多人照见了皮袍下的“小”来。不知为什么,客气话到了嘴边,老冯的问话却变成了:约个晴天,咱们一起打球吧。想了想,老冯又补充了一句:等这阵雨过去了,还有必要推水吗?你不觉得在雨的间隙中推水,有点像赌运气?

老顾笑笑说:我的运气从来就很好呢,推完水,天晴可以打球,天雨可以看风景,保安师傅还会给我沏上热茶。您可能不晓得,两场雨之间抢出来的那点打球时光,分外珍贵,空气特别好,球拍的韧性也在潮湿的空气中恰到好处,把球打飞了的情况,在那一刻很少发生。特别是球不小心打在网上,一片细小的雨滴会飞溅,银子一样溅落的雨水啊,美极了。

老顾知道,光凭描述,无法让老冯体会推水的快乐,那种服务球友、呼吸新鲜潮润空气的欢乐,只有他来亲手推过一次水,才能明白其中的乐趣。

心窗片羽

捐赠家藏了心愿

◎一凡爷



江羽珍是我工作时同单位、同科室的同事,她的老伴黄骥元是我在通中就读时的同班同学,我与他俩交往甚密,友情笃深。日前,江羽珍来我家,特意给我送来一本西泠印社编印的《纪念吴昌硕诞辰一百八十周年暨李苦李篆刻作品捐赠展作品集》,这本作品集资料珍贵,编印讲究,装帧精美。

江羽珍的外公李苦李,名祯,工于书画、篆刻,是艺术大师吴昌硕的高足,于1940年迁居南通,任职于翰墨林书局。李苦李去世后,大部分书画作品及印章留给了其长女李巽仪,也就是江羽珍的婆婆。20世纪60年代,李苦李的书画作品曾在南通博物苑展出,引发业界人士的关注。之后准备送往南京展出,其时正值“文革”,几箱书画作品不幸被毁于一旦,损失巨大。李苦李的一批自用印章也被当作“四旧”扔进了下水道。李巽仪及其丈夫黄稚松心疼不已,用火钳将印章一方一方捞出来,这一批作品才得以存世。李巽仪和黄稚松去世后,江羽珍和黄骥元曾考虑过将这些印章捐出来,放到博物馆保存,后因黄骥元病情加重,无奈因此耽搁。黄骥元于2021年1月24日病故,此后经他的生前好友李志丹、管耘园等人建议,江羽珍决心将家藏的这批印章悉数捐出。

在谈及为何选择捐给西泠印社时,江羽珍说,外公祖籍浙江绍兴,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绍兴人,他刻有“绍兴李祯”“越国男子李祯”等多方自用印,把这些饱含外公一生思乡之情的印章送到浙江,也算是满足了外公落叶归根的心愿。再有,李苦李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的高足,也是西泠印学的传承人,他的印章可以充实和补充印社的相关实物和文献资料,尤其对研究吴氏一脉印学传承和发展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还因为西泠印社、中国印学博物馆是保存金石的专业机构,拥有优质的保管条件和严谨的管理水平,自然是这批遗存印章的最佳去处。

1月29日,由西泠印社主办的“纪念吴昌硕诞辰180周年暨李苦李篆刻作品捐赠展”在杭州孤山西麓的中国印学博物馆开展,展出了江羽珍捐赠的82方李苦李自用印章及一批历史老照片、信札原件。

对于这次捐赠,西泠印社高度重视,在特地举办的捐赠仪式上,向捐赠人颁发了捐赠证书。江羽珍在发言中表示:这些作品和文献凝聚了李苦李先生和黄氏“三松堂”先人们的艺术智慧和艺术创造,也是他们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应该发挥其最大的社会作用。李先生致力于篆刻艺术的研究和创新,他的作品不仅是个人情感与思想的凝练,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把珍贵的印章放到该放的地方去,是作为李苦李后代应该做的事情。西泠印社社委会副主任王丽艳对江羽珍捐赠的高义,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这些珍贵的捐赠资料,其背后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不可估量。王丽艳还表示,李苦李的作品将不断给予展陈,其中几方还被作为常设展陈摆放在中国印学博物馆中。捐赠仪式后召开了专题座谈会,西泠印社代表、李苦李作品研究学者及李先生亲属等共聚一堂,从各自角度对李先生的篆刻作品及此次捐赠活动进行了交流座谈,对李先生的艺术追求、文化风范和人格魅力缅怀追思,对江羽珍的捐赠义举表达感佩和敬意。

诚如这本《作品集》的前言中所说,守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实现艺术藏品服务社会,这是一种可贵的文化自觉。是啊,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才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我对老友的这种文化自觉,尤为尊重和敬仰。